“文学淮军”擂台征文 第八季

忘不了的童年趣事

童喜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虽然生活比较清贫,但仍有一些难以忘怀的经历,特别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尽情玩耍的快乐,是现在的孩子们难以体会到的。

那时,我家在淮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。每到夏天,我和小伙伴们就去淮河边玩沙子。用沙子堆城堡,比谁堆得漂亮;用沙子垒碉堡,玩打仗的游戏;在沙子里掏隧道,但很少成功,因为一个浪头打来,隧道就塌了;平躺下来,让小伙伴们用沙子把自己埋上,只露个头;在沙子里挖“宝贝”——蚌壳、卵石、田螺,津津有味地玩上半天。直到爷爷奶奶拿着鸡毛掸子来喊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去,临走时还不忘用玻璃瓶装些沙子带回家玩,然后挨妈妈一顿骂,并被警告不许把沙子往家带,撒得哪儿都是。

夏日午后,村子静谧在午休的睡梦中,只有蝉声此起彼伏。我们小孩子基本上是不睡午觉的,偷偷溜出屋,玩去。村口有个水渠,清凌凌的渠水在微风中泛起细小的波纹,渠边杂草丛生、野花点点,还有三棵柳树,一棵桑树。桑树又高又粗壮,枝叶繁茂,一根小孩腰那么粗的树枝正好横在水面上方,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爬上去玩耍。我爱坐在那根树枝上,上下张望有没有成熟的桑葚,运气好的话伸手就能够到几串,慢慢品尝。正午的阳光倾泻在路面上、田埂上,反射出刺眼的白光,而我躲在大桑树的绿荫之下,一点儿也不觉得热。

晚些时候,阳光不再火辣,午睡醒来的村民们陆陆续续去田里干活。他们戴着草帽、穿着背心,脖子上搭一条毛巾,卷起裤腿,赤脚穿一双解放鞋,扛着锄头,一手搭在把上,一手拎着水壶,慢慢悠悠往地里走。调皮的孩子冷不丁大叫一声,把他们吓一跳,火气旺的就会扬声说:“二蛋,看我不告诉你妈去!等着吃‘竹板炒肉丝’吧!”

跳皮筋,也是一件趣事。村尾有一片平整的空地,村里的孩子们喜欢在那儿斗鸡、弹弹珠、拍皮卡、跳房子、滚铁圈。跳皮筋并非女孩子的“专利”,男孩子也跳,而且跳得很好,一点儿不输给女孩子。两个人面对面站好,将皮筋套在脚脖子上,撑起来,一个人在皮筋上边跳边唱:“小皮球,香蕉梨,马兰开花二十一,二五六、二五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一……”谁跳失误,就下去站着撑皮筋,换另一个人上去跳。我爱看女孩子跳,她们动作轻盈,梳着麻花辫,系着蝴蝶结,跳的时候上下翻飞,别提多好看了。多少年过去,那幅景象仍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难忘,它是我的“得意之作”。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,而我在县城工作的叔叔买了一台。每到周末,我就去他家看电视。那时每个周末电视台都准时播放动画片《变形金刚》,每次连放四集,看得真过瘾。到了周一,一下课同学们就围着我,听我讲剧情。我边讲边比划,时不时在纸上画几笔。擎天柱、威震天、大黄蜂……这些机器人带给男孩子的震撼是巨大的。放学后,我把班上的男孩分成两派,一派扮演“汽车人”,一派扮演“霸天虎”,按照动画片的剧情玩打仗游戏。多年后同学相聚,提到这件事仍然津津乐道。

童年,对于每个走过青春岁月的人而言都是一份宝贵的记忆,无论走多远,那些美好的趣事都像一粒粒闪亮的珠子,璀璨了我们人生的天空。

童年的那一点甜

张军霞

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,作者回忆童年时吃过的糖果,是小块的那种,用透明的玻璃纸包装,糖果吃完了,再把糖纸洗干净,收藏起来,过些天再看那些糖纸,似乎还能回忆起糖果的甜,忍不住要砸砸嘴。

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太熟悉了,我从小就喜欢收集糖纸,那时候很少见软软的牛奶糖,逢年过节,我们走亲戚去,能得到一种硬硬的方糖就很开心呢。有时候,我和两个姐姐每人各得了一块糖,我吃完了自己的,又眼巴巴地瞅着她们的,大姐不理我,二姐往往会动了恻隐之心,把她的糖从中间咬开,分给我一半。家里有一本书像砖头那样厚,我把收集来的糖纸洗干净,用手一一抚平,夹在书页当中。自己吃到的糖果太有限,有时候我还会和小伙伴一起,走街串巷去捡拾别人丢弃的糖纸。那本厚厚的书被我保存了很多年,最后搬家时我去看它,里面的糖纸颜色还鲜艳如初,见证了我童年时那段贪恋糖果的岁月。

那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外婆家挂在里屋房顶上的一个竹筐,它被挂得那么高,小孩子们谁也够不着,但我每次去外婆家,外公总会把竹筐拿下来,在里面摸索一番,笑着拿出一块软软的糕点,或者一块圆圆的桃酥。我舍不得一下子吃完,会把它们放在手心里,小口慢慢咬,从外婆家到我家要穿过好几条巷子,我走了一路也甜了一路,到家时,点心吃完了,担心姐姐看见了又会骂我馋嘴,赶快拍拍手上的残渣,抹一抹嘴再进屋,心里别提有多美了。

外婆家在村子的西头,奶奶家就在我们房子后面,我去的次数就更多了。爷爷非常喜欢小孩子,他还有一肚子的故事。不知多少个夜晚,我和表妹缠着爷爷,一个故事讲完了还要再讲一个,妈妈叫我回家,说别在这里烦人了。爷爷才不烦我们,他往往一边讲故事,一边从口袋里摸索出来一些好吃的,有时候是几枚枣子,有时候是熟透的杏子。冬天没有瓜果梨枣的时候,他变出的则是红薯干、炒花生。有时候,爷爷什么也变不出来了,就悄悄从奶奶的糖罐里倒出一点白糖来,给我和表妹一人冲一碗糖水,我们咕咚咕咚大口喝水的时候,奶奶觉得很奇怪:“这俩丫头吃什么了,这么口渴?”我们只是偷着乐,谁也不说破。

我曾经跟爷爷说,长大了要买一座糖果小屋,把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都接过去,想吃多少糖果都可以。爷爷笑了,摸着胡须说:“爷爷听了你这话呀,比吃糖还甜呢。”

多年以后,我虽然没能实现买糖果小屋的承诺,但每次回老家,总要到超市里挑各种甜软的糖果糕点带回去,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年纪都大了,吃不了多少东西,却愿意接纳我这份小小的心意。温暖的阳光下,我陪着他们在屋檐下剥开一颗一颗的糖果,仿佛又品尝到了童年时的那点甜,这种舌尖上的回忆,可以让人甜一辈子。

闪亮的童年

谢祺相

如果用一株草来形容人,童年就是刚刚破土的芽;用一条河来形容人,童年就是雪水刚融时的潺潺流溪。假如选用颜色来形容远去的童年,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紫的,五彩缤纷,鲜艳亮丽。的确,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,不管是热闹还是孤单,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闪亮的童年。

闪亮的童年,有着最温暖的阳光。童年的阳光穿透云层照下来,落在柔软的头发上,像父亲的大手在抚摸;落在摇摇摆摆的身躯上,像母亲的臂膀在搀扶。对阳光的好奇,人生来就有,对着早晨的光线,伸出胖嘟嘟的小手去抓,以为抓到了那一束阳光,赶紧跑进屋里,送给爷爷奶奶看,谁知一松手,阳光早已溜了,还在屋外的树叶间。于是,片刻的沮丧,然后大笑,那不是自嘲的笑,童年时不懂思忖,也不是苦笑和闷笑,童年心灵没有这么复杂。只是觉得阳光很调皮,便再次去抓,然后又一次扑空,乐此不疲,兴致盎然。

闪亮的童年,有着小鸟羽毛的光泽。小鸟是最好的伙伴,它们羽毛靓丽,姿态优美,一会儿落在高高的大树上,一会儿落到院里的土墙边。它们可能是一只独自玩耍惬意觅食,也可能三五成群嬉戏对唱。小鸟对孩子们是友好的,知道这是人类里面对它们最不能造成伤害的群体。因此,跟孩子在一起,它们会使出所有本领,飞出各种高难度的姿势,唱出它们会的所有小曲。小鸟的歌曲真好听,婉转清亮,响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。其实不止小鸟,童年时的伙伴还有蝴蝶和蜻蜓,有青蛙和萤火虫,它们都像孩子一样快乐。

闪亮的童年,还有迷人的星星、闪光的故事和神奇的梦境。星星多小啊,比所有孩子都要小,但它们不怕黑夜,每到晚上就出来眨眼睛。星星喜欢安静,它们不说话,也不唱歌,互相之间只用眼神来交流。星星也害怕下雨,跟孩子们一样,一到下雨就躲起来,但是只要雨过天晴的夜晚,星星就会更加闪亮,来弥补先前躲起来的过失。看星星的夜晚,也是听故事的最好时刻,听叔叔伯伯们讲,听爷爷奶奶讲,那些故事真吸引人,有神仙妖怪,有英雄豪杰,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在闪光,照亮记忆中的童年。童年时最有趣的就是各种梦了,好神奇啊,在梦里可以见到平时见不到的事物,人可以飞起来,像小鸟一样,甚至还可以去接近星星,跟它们学眨眼。长大后虽然还会做梦,但却更多的是焦虑和不安。

每个大人回忆童年时,都会露出向往的神态,尽管那是早已过去的时光,但却最为闪亮。童年之所以闪亮,因为那时的心中没有杂质和邪念,是一生当中最为纯粹的日子。